

徐潤谿先生十三種

徐氏四種

徐氏四種

徐氏四種

徐氏四種

道德經註

陰符經註

樂府傳

洞溪道情

光緒丙申仲春

珍藝書局校印

序

道德經非談道德之書也昔老聃氏去周出關關令尹喜迎而謂之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夫著書而曰強喜眞知道德之意者乎夫道固不可以書明而非書又無以存道強之云者明書之不足以言道也於是老子曰吁道可道皆非常道反覆其義成五千言夫以五千言言道則道仍可道也乃矢口即曰可道者非常道則五五千言皆非常道也非常道而仍有五千言此乃不得已而有言不可以五千言爲即道也故曰強也然則書之所言皆非道也是又不然非道則并不必著書夫書固不足以言道而道又未嘗不在書知書之爲強而著則知書之所名皆強而名從其強而求其所以必出於強因以得其非強者則不可道者因可道者而見五千言又皆道也故強而仍著書也後之學者能知此意則道德經可曉然矣知此意則并無道德經而亦曉然矣道可道非常道此五千言之宗旨也即五千言之義疏也若古今之註道德經者存者不下數十家皆道道也夫道道之不足以知道也明矣何也老聃氏又曰强名之曰道是道之名并非道之本名也而奈且道道也乾隆二十五年歲在上章執徐如月中澇洞溪徐大椿序

凡例

一此書古註不下數百家人立一說非汗漫支離卽疎略淺陋更有鄙俚荒謬并文理亦不通者蓋其人本不足以知道強而求解宜其如此也王弼之註爲最著詞亦膚近無發明至所云河上公之註眞所謂文理不通者也其爲僞託無疑而猶流傳至今真不可解餘所見亦不下數十家非無偶得總不精純余惟熟讀經文深悉至道不襲羣言直疏經義其或說有與前人同者此乃一心暗契並非剽襲也

一史記祇云老子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是時止有上下篇而無分章之目後世有分五十五六十四六十八七十二八十一之殊并有每章各立名目如首章名體道二章名養身之類皆後人之所擬俱無足取而唐元宗又分上篇爲道德下篇爲德經亦未爲的論今止分上下二篇爲八十一章以存段落指歸而已

一篇中字句或少或多或同或異每本各殊若俱載錄文煩滑雜仍無所適從今從諸本校對取其明白確當詞義通達者從之俱不盡錄

一一字訓詁本有數義必視其上下文脈絡方可定此字當訓何義乃能通貫否則全文俱晦如第五十九章治人事天莫如嗇乃險嗇之焉王弼訓爲稼穡之穡則下文費解矣此本字義俱考古字書諸解釋擇其與本文最切確者爲訓故能上下連屬

一老氏之學與六經旨趣各有不同蓋六經爲中古以後文物極盛之書老氏所云養生脩德治國用兵之法皆本於上古聖人相傳之精意故其教與黃帝並稱其用甚簡其效甚速漢時循吏師其一二已稱極治後人讐譏不一所謂下士聞道而大笑者也學者熟讀深思其于脩己治人之道豈云小補

道可道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常者本然之謂。道本無名。指爲道者。非道之名也。名可名非常名。本名所謂強名之曰道。非道體。常然之稱也。天地日月乎。夫有形之物。其名尚皆強加。况無形之道。而加以道之名。豈道之無名。天地之始。天地未生之前。混沌穆無一物。之可見。則無本體乎。此二句乃全經之大旨。見道之不可以言語形容。而人當以意會也。無名天地之始。物之可名。爲天地之始。所以生天地之道也。有名萬物之母。天地既分而後名。由此立而萬物遂以次而生。萬物生於有名。故曰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次而生萬物。生於有名。故曰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次而生萬物。生於有名。故曰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

常有欲。以觀其微。有有名之始也。故發渢之處也。物始受氣。發動也。此兩者同出而異名。也。同出謂有。固出於無而無亦有所。從出盡。既名曰無。則已可道。名而非常道。當名矣。是必又。同謂之玄。玄。微。進。氣。之。名。能。生。有。生。無。生。而。井。不。得。以。無。名。之。者。乃。爲。道。也。門。妙。無。窮。而。言。即。有。無。之。妙。道。也。門。謂。有。無。所。出。入。之。處。不。可。言。有。亦。不。可。言。無。此。乃。所。謂。常。道。萬。變。萬。化。皆。從。此。出。而。無。窮。盡。矣。

天下皆知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矣。易相成。有雄而後雌。見爲易。長短相形。有長而後短。見爲短。高下相傾。而高而後下。見爲下。音。聲相和。凡響皆謂之聲。聲出而相應。前後相隨。有前而後有後。此知善斯不。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惟聖人知之。故雖有事而善之義也。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去其嗜好。足其飲食。弱其志。強其骨。除其剛暴。嘗使民無知無欲。惟其無知。所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民之中雖有知者。既無可欲。以動於外。而又爲無爲。則無不可辭也。

不尚賢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爭之所由起。以上之有所尚也。尚賢則民皆逞其貿智而忘刻。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難得之貨。不貴難。誠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欲之生。以物之有可愛者。故心爲之動。而亂其清。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去其嗜好。足其飲食。弱其志。強其骨。除其剛暴。嘗使民無知無欲。惟其無知。所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民之中雖有知者。既無可欲。以動於外。而又爲無爲。則無不可辭也。

治有爲者且不敢爲則無知之患
民益無所爲矣天下寧有不治哉

道沖第四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

道體冲虛就其虛而欲用之或似不
足然實淵深不測似爲萬物之宗主
挫其銳解其紛
無留滯之心故亦以百姓爲
恩和同於物然其體仍然虛明

塗染萬物湛兮似若存

深遠似有不同乎物者存焉

帝天之主宰萬物之所由生也然天之主宰亦不
能遠乎道則道能生帝而爲帝之先矣帝且先之

安更有子之者乎是
道真爲萬物之宗矣

天地不仁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

芻狗用以祭祭畢則棄之天地生萬物遇時而
猶焉與芻狗無異無留滯之意故曰不仁

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聖人養民化成而忘焉

雖無留滯之心故亦以百姓爲恩

勢拘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

橐籥無底曰橐籥盡之無底曰橐籥盡之類
靜則常空而不歛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默會於中心則遺

反湛然而可見也

谷神不死第六

谷神不死

谷虛空也其所以塞此虛空者則有神存之死時乎

此乃玄牝之微也

是謂玄牝

天地根者此之謂門

天地亦由此出焉

乃天地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綿綿不已雖無所見而若有存焉用之則動而
愈出又自然無息不見其勞此道之本體也

天長地久第七

天長地久天地之所以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天地無自私利之心自長自養之道惟知覆育萬物
使萬物生息於其間而不絕則天地自長存不息矣

授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以其身爲後而天下必推戴之

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後身外身無私也身先身存則身
非欲成其私而故後其身外其身也此蓋理勢之自然

物體之必至感應之道固如此豈聖人爲能識其要耳

上善若水第八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所惡故幾於道

上善至德之人也利萬物而潤漸萬物不爭謂不取實於物居善地居

就如地心欲如之安定心善淵源之深靜與善仁與人莫善於信實

政善治於有條理事善能行事莫善於能動善時於從時大惟不

爭故無尤矣。上文所云皆所以利萬物而不與萬物爭者也。尙安所召尤哉。

持而盈之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盈者必覆，無其覆而強持，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金玉而於滿堂富，則不如不揣之爲逸也。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智者知之其功名既成之後，如器之已盈，物之已銳，則將覆也。則奉身而退以保全其功，而時將覆也。則奉身而退以保全其功，名此乃天道之自然當奉行而弗違者也。

載營魄第十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營魂也，內經肝主血，而藏魄也，即指營爲魂，卽神氣也。魄體精也。魂魄本無氣致，柔能如嬰兒乎？事有張弛成敗，如天門之有閉闔，能無離乎？事有滌除瑕垢，而觀覽玄妙，豈能變民治國，能無爲乎？使神志廓然而絕無瑕垢乎？事有張弛成敗，如天門之有閉闔，能無離乎？事有滌除瑕垢，而觀覽玄妙，豈能變民治國，能無爲乎？欲加惠於民而治其國，果能端拱無爲而使民自化乎？天門開闔，能無離乎？開必有闔，能長開而不閉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聰明周密，能守拙而全不露其智乎？生之畜之，生而有主，是謂玄德。能如此，則有德而不顯其德。而全不露其智乎？生畜萬物而無以用之，是謂利而非虛處則不以爲已有爲能。而全不露其智乎？

三十幅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輻輪之股，轂幅所湊，車輪之容軸者也。無謂轂中空處，惟其空乃能容軸而車得以行，則車之用反全在此。否則輻雖多，而車終不能運行也。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埴土之細膩者，壞和土也。言陶者，和土以爲器，必虛其中，乃能盛物，而得器之用也。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戶牖爲室之空處，鑿之乃可出入，通明以爲居也。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雖有其物，而無以用之，是所以致用者，反在於無也。

五色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色亂則目眩。五音令人耳聾。音亂則耳聾。五味令人口爽。味亂則口失。馳騁田獵令人發狂。荒於游畋則忘。其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欲求難得之貨，則越禮犯義而行入於鄙。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而惟內之道德是修，彼目也。此腹也。

寵辱第十三

寵辱若驚人之能喜寵而惡辱然寵辱之至互相倚伏得之皆當若驚寵辱皆非吾本性所固有得失俱當若驚也。若驚寵辱有得失俱當若驚也。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天下亦貴之而可寄於天下之上愛則不愛其身而愛天下則天下皆愛之而可天下亦貴之而可託於天下之內矣此則寵辱大患皆不能變動其心而超乎寵辱患害之外者也。

視之不見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夷平也希少也微隱也此皆借其形容道之無迹皆強名之也。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三者皆彷彿疑似而名之耳豈可分其上不皦其下不昧其在上則不覺其明纏繩不可名也歸於無物其在下亦不覺其暗纏繩不可名也歸於無物而已。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爲惚恍似有狀而實無狀似有象而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也執物之體實無象惚恍無定雌擬之貌迎之處其後也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道既不可見惟有執古人已往之跡述以治今日之天下爲有可循也。能知古始是謂道紀有可見者古人之陳迹但古人之所以有是法者必紀綱在是矣此卽所謂夷能知古始是謂道紀之所以立法之故此爲古法之始如能知之則道之所以立法之故此爲古法之始如能知之則道之

古之善爲士第十五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微者不可見妙者不可測玄者不可窮通者不可執無此四者人安能窺而識之。夫惟不可識故強爲之容勉強形像兮若冬涉川愚由豫也冬日長寒故臨滲而由豫也猶兮若畏四鄰猶夷猶也如有所離窺而爲儀兮若客莊嚴如伺之而不敢有所爲儀兮若客居客位渙兮若冰之將釋渙然舒散若其若樸敦厚若未曠兮其若谷空曠如合之渙兮其若濁渙然如水之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之徐生渙然其濁而徐徐自清而分別不爽寂然甚安而久以持之則能安以久之徐生靜以待之則徐徐自生而變動不窮非善士其孰能如此者乎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是以能敝不新成惟其每事不欲盈滿所以常見其敝而無新成之事蓋事有新必有敝後爲新者不久必敝并其新者不可保若常守其敝則子載如一日反無變易之虞此所謂微妙元通而人不可識之道也。

致虛極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致知之致知致虛無根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萬物皆紛紜變動吾則靜以觀其來復之時夫物芸芸各歸其根芸芸言宇宙之多也歸根返於所從歸根曰靜靜對動復命曰常復於性乃復還於性命能知如是之能常久而不知常妄作凶不知

常而亦與萬物同作則逐物而離乎悞故凶。知常容而能容物，容乃公私而公正。公乃王者同其量，王乃天同其大，天乃道則與道同其體。天不違乎道如天道。

乃久

久則常道無止息與道同體則終其身豈有危險乎

太上第十七

太上不知有之。太上上等之治也。清滑蕩蕩順帝之則僅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惄煥畏其法令。其心其次侮之。侮之則井法令之不行也。故信不足焉。有不信凡此皆自上之人操之如人之不信我必我之信先不足故人從而疑之猶分其貴言。至人知信之不在乎而民遂無所忌憚矣。故絕無言論之迹而功無不成事無不遵日。

矜貴

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絕無言論之迹而功無不成事無不遵日。

真言

性羣然共觀相忘於熙熙浩浩之天而已。

大道廢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大道無名仁義有迹由是而渾然之道漓矣。智慧出有大僞。開混樸而爲智慧則斬流於巧詐而大僞生矣。六親不和有孝慈。閉混樸而爲智慧則斬流於巧詐而大僞生矣。六親不和有孝慈。孝慈無所見惟遇暴君暗主而後節義之。

國家昏亂有忠臣。聖智仁義巧利三者皆後世尚文之事聖人以爲此不足以治天下故其令則有所屬。不孝不慈者而孝慈始得顯焉。

絕聖棄智第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聖通也。智明也。天下無聖智之人則愚。純者不爲所欺而人人皆得其利矣。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無仁義之名則人皆各任其天眞而人人孝慈矣。絕巧棄利盜賊無有。趨巧而務利則相競而爲盜賊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聖智仁義巧利三者皆後世尚文之事聖人以爲此不足以治天下故其令則有所屬意如下文所云也。見素抱朴少私寡慾。尚質素而守敦樸去其私念絕其嗜欲如此則天下自無事而長太平矣。

絕學無憂第二十

絕學無憂。人之憂患皆從學而生學則明乎是非善惡而自不能已於憂矣。若一無所學憂何自而生哉。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唯與阿不過詞譎順逆之間。善與惡不過謙微異同之際。亦何必過爲分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惟夫常人之所畏者則必有害於身之事則不可求以自擾其心乎。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惟乎人而不畏如不長則其心荒唐將何所止極乎。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熙熙寬易和樂也。如享太牢之豐腴如登春臺之和暢皆言其無所乘御也。如乘車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衆人皆有所餘顧我獨若有所遺失我愚人之心也哉。下愚之人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沌沌渾沌不開之濁兮其若海。濁水搖搖若海高風無止宿。高風無止宿。衆人皆有以我獨頑。

且鄙以有所爲也我獨頑

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言我所以獨異於人者何哉凡以求養於道故不以外物爲務也母卽有名萬物之母所以生萬物者也

孔德之容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孔德盛德也言盛德者之容貌惟道體之

是從蓋德盛則近乎道故其容亦似道也

道之爲物惟恍惟惚

恍惚無定之貌

惚兮其中有象恍兮惚

恍惚無所知爲

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窈深遠也冥昏暗也言其精又非虚假

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窈深遠也冥昏暗也言其精又非虚假

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窈深遠也冥昏暗也言其精又非虚假

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窈深遠也冥昏暗也言其精又非虚假

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窈深遠也冥昏暗也言其精又非虚假

曲則全第二十二

曲則全能曲而枉則直能枉而

後能全能全

能全能全

能全能全

能全能全

能全能全

能全能全

能全能全

能全能全

曲則全能曲而枉則直能枉而

後能全能全

能全能全

能全能全

能全能全

能全能全

能全能全

能全能全

能全能全

希言自然第一十三

希言自然少言而可以盡天下

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飄風有聲之大風也飄風驟雨

乃天地不自然之氣故不能久

孰爲此者天地

天地尚不能久

天地尚不能久

天地尚不能久

天地尚不能久

希言自然少言而可以盡天下

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飄風有聲之大風也飄風驟雨

乃天地不自然之氣故不能久

孰爲此者天地

天地尚不能久

天地尚不能久

天地尚不能久

天地尚不能久

希言自然少言而可以盡天下

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飄風有聲之大風也飄風驟雨

乃天地不自然之氣故不能久

孰爲此者天地

天地尚不能久

天地尚不能久

天地尚不能久

天地尚不能久

跂者不立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跂足也跨

跨兩股間也跨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四句與二章正相反其在

而况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

從事謂學道也所學者道則同於道失道而後德爲道之次

失所學者德則亦同於德德之下皆爲失所學者失則無往而不

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

不言我有以樂乎彼則彼亦

若有樂於我而相合焉故信不足有不

有物混成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混成不離

而自成體先天地生其生在天

寂兮寥兮寂空虛也

獨立而不改久而不易

周行而不殆健而不窮

可以爲天下

此言其體

周行而不殆健而不窮

可以爲天下

有物混成混成不離

而自成體先天地生其生在天

寂兮寥兮寂空虛也

獨立而不改久而不易

周行而不殆健而不窮

可以爲天下

此言其體

周行而不殆健而不窮

可以爲天下

有物混成混成不離

而自成體先天地生其生在天

寂兮寥兮寂空虛也

獨立而不改久而不易

周行而不殆健而不窮

可以爲天下

此言其體

周行而不殆健而不窮

可以爲天下

有物混成混成不離

而自成體先天地生其生在天

寂兮寥兮寂空虛也

獨立而不改久而不易

周行而不殆健而不窮

可以爲天下

此言其體

周行而不殆健而不窮

可以爲天下

母天下萬物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名之曰大

無肯從此生也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不至也然有往必有復故又曰反反者無

亦大城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人卽地法天

法道地藏人天包地道統天其大有等故釋相法也

道法自然地則無有更大者惟自然而不勉強則道所爲師法

道則無有更大者惟自然而不勉強則道所爲師法

道則無有更大者惟自然而不勉強則道所爲師法

道則無有更大者惟自然而不勉強則道所爲師法

道則無有更大者惟自然而不勉強則道所爲師法

道則無有更大者惟自然而不勉強則道所爲師法

道則無有更大者惟自然而不勉強則道所爲師法

者也

重爲輕根第二十六

重爲輕根

車能主乎輕

靜爲躁君

靜能主乎躁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以重爲輕根也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雖當繁華之境而君子獨

不以輕心以靜爲躁君也

輕根則中無所守而根失矣

躁則事無所主而君失矣

善行無轍迹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

車之所過則有轍迹之可見若善

行者事過不知無轍迹之可見也

善言無瑕譴

玉之不純者有瑕疵可指謗若善言者口無擇言如美玉之無瑕譴也

善計不用籌策

者口無擇言如美玉之無瑕譴也

籌策必用思議而

而無不中也

而無不中也

而無不中也

而無不中也

自然不費籌策

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約無繩結而不可解

有關鍵則可閉有繩結則可解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

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真能救者也必無棄人無棄物乃爲善救者耳

是謂襲明人無棄物則明之至而不止一明可稱矣

不善人乃善人所

不善人之師當取法故曰師

能於不善之中而得身心之助此至

愛苟自以爲智而

無取人之益則其智有限而終不免於惑若聖人而有棄人棄物則亦不受其資而入於迷矣何以謂之襲明哉

是謂要妙要妙之道而非常人思議之所及也

知其雄第二十八

知其雄

雄者剛強

柔弱則天下皆流而歸之如谿壑之能受物也

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常德者自然之德

嬰兒誠任自然不

與人競守

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

白者明察黑者混穆知明察之道而

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

無極者也

則永遠無窮而爲

天下所

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

榮者尊顯者卑賤則能包含天下如空谷之能容物也

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常德者自然之德

則永遠無窮而爲

天下所

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

榮者尊顯者卑賤則能包含天下如空谷之能容物也

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常德者自然之德

則永遠無窮而爲

法也

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

榮者尊顯者卑賤則能包含天下如空谷之能容物也

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常德者自然之德

則永遠無窮而爲

天下所

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

榮者尊顯者卑賤則能包含天下如空谷之能容物也

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常德者自然之德

則永遠無窮而爲

無散缺

樸散則爲器

樸者不雕不琢無一物之形而具萬物之質散者離其本真加以造作

聖人用之則爲官長

聖人能無棄物既成

則永遠無窮而爲

天下所

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

榮者尊顯者卑賤則能包含天下如空谷之能容物也

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常德者自然之德

則永遠無窮而爲

用使主一事

若聖人之自爲則不然聖人未嘗不戒器則用止

端而樸散此制之小

以盡其體也故大制不害者也聖人則全乎其樸無器不可成而不得以

一器名之此制之大者人不得而裁之也

將欲取天下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今之治天下者若以天下爲一物取而爲之吾見其斷不可得也

天下神器不可思議之神器也

執者失之強有所爲則必至於敗持而執之則必至於失故物或行或隨或响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聚入者必有吹以出者有剛而强者必有弱而羸者有戰而全之者必有懼而敗之者有盛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甚過分也奢侈也泰驕矜也聖人去之便無過盛之事亦必有衰此理勢之自然非人所能持也

以道佐人主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

得道德之意以之輔佐人主不以兵方稱強於天下其事好還暴亂之事天師之所處荆棘生焉

言師所駐之處必殘其人民破壞其田廬

其地將爲荆棘之後天以其殘虐者多怨氣所滋必有凶年之應

夫一用兵而地生荆棘而歲降凶災豈非天道好還乎善者果而已

善治國者惟每事果決不失時宜而已

不敢以

強取不敢於非分之外強有所取也

果而勿矜勿矜其能

果而勿伐勿伐其氣

果而勿驕勿驕其氣

果而不得已勿爲多事

物壯則老是謂

不道不道早已凡物壯盛之極則必趨於衰老與道體之常存不息者異矣與道體異則必早自滅絕不足以自強而適足以自敗也然則爲國者豈可阻兵而強取哉

夫佳兵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夫以兵爲佳者不知兵乃不祥之器也或以兵爲精利之兵器如干將莫邪之類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平居無事則以左爲尊左陽也尚陽之義也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不得己而用之恬淡爲上

兵乃殺人之器豈君子之所樂用即使不得已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也

雖使得勝亦不以爲美更當有惻隱於良念生民之命是以殺人爲樂而用之必勝而不得已也

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

爲天下之所惡何以得志於天下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

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

以其爲殺人之事故從凶禮所尚則其心豈得已而樂爲之哉

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

兩敗俱傷殺人必多則哭泣以臨所以哀死者也

戰勝以喪禮處之尚右之類皆近於喪禮者也

道無常名第三十二

道無常名

道本無名名之曰道非其常名也此卽道可道非常道之義

樸雖小天下不敢臣

樸者卽前復歸於樸後無名之樸是也樸之爲物至

萬物將自賓

侯王之賓若能守其樸則不但萬物賓服而已天地

相合以降甘露

不但萬物賓服而已天地

莫之令而自均

下至於民亦自然向化不必施之號令而自均

道在我而天下皆賓服矣

爭龍大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而爲中古知止不殆中古必不可不維持之以至末世也

治天下雖不可離乎標榜日用飲食必有法則不能不爲之立名名號散而天下不至趨於薄也始制有名上古必不能不變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也猶道穆然不動而天下皆應應也

知人者智第三十二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智者照人明者自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力主外強主內力知足者富在氣強在德也知足者富備物而自富不知足則雖外幸有

人不能不死雖至期頤壽亦有盡萬物有恒則能持久而不墮死而不亡者壽惟雖死而有不死者存乃爲無窮

大道汎兮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可左右道活潑無定汎灑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萬物恃道以生功成而不居而不辭其勞

不居其能溥利萬物而衣被萬物而不居其能備物而自富不知足則雖外幸有

執大象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大象所謂無象之象有容納天下之往而不害安平泰天下既往果能容之而無所害則有安樂和平康泰之福

害則有安樂和平康泰之福樂與餌過客止譬如陳設饋鼓烹調飲食若夫道之爲物則聲色臭味之俱無非如樂與餌足以動人也

客之過其下者無不知惟善用其柔乃能勝乎剛善用其弱乃能勝乎強上文所云即是道也

欲留然不能常久也道之出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無非如樂與餌足以動人也

有餘及其用之則無有窮盡

非鑑足以止夫過客已也

將欲喻之第三十六

將欲喻之必固張之喻納氣也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張出氣也

然之遺人往往不能察是謂隱微之理能明乎此則撓縱在心而可取必於天下矣柔勝剛弱勝強人皆知剛勝柔強勝弱而不知惟善用其柔乃能勝乎剛善用其弱乃能勝乎強上文所云即是道也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

器不可以示人魚藏乎淵則人不得而見如上文五者皆示人以不測也利潤國之利

之深謀也豈可使人知之能如上文五者則微妙而人莫能知也

道常無爲第三十七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道寂然不動無所爲也然天下之爲皆能彌乎道則天下之爲皆爲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即三十二章萬物將自賓之義而欲作吾將鎮之萬物之知識既明而欲有所作爲必將無所爲使之不萌欲底止則又當返古還淳以無名之樸鎮定之無名之朴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樸之道惟使之不萌欲求體時作息天下安有不正者乎心而已欲不生則心無欲

下經

吳江徐大椿靈胎氏注 曾孫 嵌芝翹校

上德不德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於德者也。如此則德常在我而我身不離矣。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於德者也。身與德爲二而德終不在我也。

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下德之人德既在我無待強有所爲而天下自化本不待有所局也。

仁義德之有迹而散殊者也。體拂同達謂之仁者易入於人心教雖不必如上德之無爲然天

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下亦自化故亦如上德之無以爲也。曲制裁度謂之義能有所以強於人則亦如下德之有局矣。

真之應則攘臂而仍之。修飾父采謂之禮禮者其事本非人所固有故雖有所爲而天下終有莫之能者也。故失道而後仁則謂全失仁而後義

足故強飭於外以掩之如是則中外判殊詐僞日起福亂因之而起矣。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

失德而後仁則謂全失仁而後義。仁則相易義則譴雖失義而後禮義惟整肅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大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厚與實也。在焉執此以爲道體如是反足以汨其眞知乃忠之端也。是以大

前識多識前言往往以爲識此乃道之華采而道之本體不在焉也。

忠信不居誠見焉遠不惑於世者也。處厚不處薄從事於道德不曲循乎

禮也居實不居華深求夫道體而不從識乎。隙跡也被指薄與華此指

實與

昔之得一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一者數之始道之見端其實卽道天得一以清清者天地得一以寧寧者地神得一以靈靈者神谷得一以盈

谷本空虛然空虛之處皆得一卽得平道矣。天地萬物一爲之充足也故曰盈。

萬物得一以生一以生萬物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天下一以正其致一也。言天地萬物

裂剖地無以盡將恐蹶蹶也神無以靈將恐歟歟也谷無以盈將恐竭竭也無以充乎其中則至虛者

散也。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耶非乎。雖侯王之貴而自稱則皆卑下

高之是以爲區別如指緣綠者定之爲玉落落者定之爲石惟長便之渾然在璞五石不分可也。綠者貴而少之意落落賤而多之意

落落如石凡事通融乃藏有身之地如車之爲物總名之則曰車若分數之則爲輪爲軸爲轔而車之利用反無矣故王者之治天下美惡貴賤不

必太爲區別如指緣綠者定之爲玉落落者定之爲石惟長便之渾然在璞五石不分可也。綠者貴而少之意落落賤而多之意

反者道之動第四十

相反之處乃道之動機如春煥欲出先有冬寒之類是也

用弱者乃道之作用如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首章云有無同出而異將取先與之類是也

上士聞道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信之篤而行之篤而中士聞道若存若亡爲妄而大笑之惟其必笑乃見道之高妙若聞而不笑者必其狀甚庸淺反不足以爲道矣故建言有之道若退精進乎道反若退然上德若谷空虛無所有也大白若辱然竊者質真若渝中心真實反大方無隅有隅而後成爲方隅大方則泯其方之迹形不可道隱無名天下無往非道然實隱得見而不可見無名之可指夫惟道善貸五

誠信相參，不以立行也。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下士猶學識體解，則難以進。誠白之立言，明道若昧。真明乎道者其外若昧然夷道若類，夷平也。大夷之道與萬物等類無分別者進潔白之至不爲皎皎之廣德，若不足。能廣布其德反若不能偏及建德若偷。能建立其德反若偷形反若處於垢辱也。廣德若偷，則雖聲大則雖鳴，故其聲希。大象無形，象大則目力不能及其全。成貨假也，如上文所謂皆假相反之形而後能成其爲道者也。成貨假也，如上文所謂皆假相反之形而後能成其爲道者也。眞實之處誠不易覩，所以無識之士聞而必大笑之也。

道生一四十一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道體無名無從而覈一考之始數之端乃道六三二亦爲六三一二二爲七一二二亦爲七一二二爲八三二二一亦二二二三爲十一三三亦爲十其中尚有不能盡數者推而廣之只此三數也而爲陽雖負陰而抱陽然陰陽非各爲體三即陽也冲氣以爲和也相交之際有冲融之氣以和之人之所患唯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損之反益益之反損盈虛之道自然將以爲教父吾以此爲教人之宗則無往不和而有益無損矣

天下之至柔第四十二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馳騁而用之也柔能剝剛堅者反爲所用矣若道之爲柔能用堅如此因知治天下之道莫過於無爲蓋有爲則有迹若無爲則無迹無有閒隙并不止於柔而已